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救风尘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新华出版社

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 第二辑

风尘

戴云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风尘/ (元) 关汉卿原著; 戴云编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2)

ISBN 7-5011-4001-4

I. 救… II. ①关… ②戴…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24 号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果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大元初立。古都汴梁，在经历了百余年战火的洗劫之后，又逐渐逐渐逐渐地在恢复着旧日的繁华。

这个曾被人们称为“七朝都会”的城市，曾先后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的梁、晋、汉、周，以及北宋和金王朝的国都。特别是北宋王朝，在这里建都 167 年，将这座城市建设得颇具规模。你看那汴梁的外城，方圆就达 50 里之阔，而内城周围也有 20 多里。仅皇城的四周，就有 9 里之多。城中的道路之宽，多达 200 余步。它的中心是御道，人马禁止通行。中心御道两边各安有朱漆杈子一排，行人可在杈子外行走。杈子里有水渠，栽着莲藕。一到夏天，粉红色、白色的荷花竞相开放，与那碧绿碧绿的伞状荷叶相互掩映，使人看之心荡神驰。沟边还栽着桃、梅、梨、杏等各种果树。一到秋天，风儿裹着各种果香，直冲你的鼻孔而来，使人闻之如醉如痴。城内还贯穿着四条运河，几十座桥梁。陆路车轿往来不断，水路船只络绎不绝。汴梁城中，各种店铺林立，全国最大的粮行就在此处。更有那热闹的夜市，通宵不绝。

如此宽阔、整齐、雅致的道路，如此便利的交通，如此兴盛的商业，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世上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了。难怪女真人、蒙古人早就都在觊觎这块中原沃土了。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强烈的占有欲，于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先是女真人的铁蹄踏上了这块土地，他们掳走了北宋的两个

皇帝，将大量的金银、细软、文物、图籍劫到北方，又将那个孱弱的宋室赶到了长江之南。而后，便是蒙古人从漠北长驱直入，他们效仿前任，赶走了女真人取而代之。而这座久负盛名的古城，虽不能说是有如大厦倾刻之间呼喇喇倒塌，却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了。

连年的争战，连年的讨伐。血泪，流成了河；尸骨，堆成了山。人主，换了一个又一个，而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得到的却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终于，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玄孙忽必烈，扫清了一切路障，统一了中国，成为华夏大地上至高无上的君主，战争，才暂告停息。

那些南渡的百姓，有的是受不了思乡之苦，更多的是为了谋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又陆陆续续回到了江北，回到了他们世代居住、生息和繁衍的家乡，回到了古都汴梁。不知从何时开始，汴梁这座城市又重新热闹起来。虽然，这热闹已是今非昔比，但与沉寂多年的情景相比，这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大街两旁，一处一处的勾栏院，瓦子棚又重新立了起来。那说评书的、唱诸宫调的、搬杂剧的、弄傀儡的、耍影戏的、作杂耍的……纷纷拿出看家的本事，吸引着观众。街面上那大小赌场，也是生意兴隆。有玩纸牌、掷骰子的，还有赌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真是无所不赌，无所不包。

至于那些楼堂厅馆、歌台舞榭，更是比比皆是。停业多年的大酒楼，陆续重新开张。酒楼旁的娼楼妓馆，也被油漆一新。门前扎着彩楼，吊窗花竹，绣帘低垂。一到晚上，窗口灯烛荧煌。浓妆艳抹的老鸨儿，一个个故弄姿态，嗲声嗲气地殷勤地招呼着客人。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小饭馆，也就是被

当地人称之为“分茶”，或者叫“脚店”的，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万家馒头、薛家羊饭、梅家鹅鸭、郑家油饼、徐家瓠羹、王家乳酪、段家爇物……更是办得红红火火，高朋满座。跑堂的店小二们口中娴熟地报着那各种菜名，一忽儿把一碟碟的菜肴送到食客的桌上，一忽儿又旋风似地跑到店门口，热情地招呼着刚进门的食客。

就是那汴梁城中一条一条的大小巷子里，也十分热闹。测字的、算卦的、各种占卜相面的，其摊位一处挨一处。“先生，占一课吧，保你消灾免祸，前程锦绣……”摊主们一声赛一声高地竞相招揽着生意，使那些游客们不由地便停住了脚步。还有那卖胡饼、白肉、蛤蜊、河鲀、爇鸡、爇鸭等熟食小吃的，卖桃圈、梨条、香榧子、芭蕉干、橄榄、金橘、温柑、荔枝、柿子等干鲜果品的。这些肩挑小贩的吆喝声也是各有特色，此起彼伏。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那些上京赶考的举子们，有谁不被眼前的胜景所吸引，以至于流连忘返呢！这周公子便是其中的一个。

周公子名周舍，郑州人氏。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周同知，虽已亡故，但却留给儿子良田百顷，房屋数十间，并好几处店铺。但这周舍从不知经营父辈留下的产业，从少年时代起，就浪迹于酒肆、赌场和妓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

郑州城内外，没有一个歌儿舞女不知道这位周舍周公子的。周舍呢，早把这城中的大小歌院、妓馆逛了个遍。可时间一长，周舍却忽然觉得没意思起来。每日里翠红乡中的征歌逐色，受着那一个个热得像炭火盆儿，暖得如丝棉袄一般的娘

儿们的奉承巴结，虽说是有心荡神驰的时刻，但终究是有些腻烦。更何况，这些本乡本土的花娘们一色的老面孔，天天见面，看也看够了。这便如何是好？与他经常在一处玩、在一处耍的那帮纨绔子弟便出主意道，反正你周公子有的是钱，何不走出郑州，遍游天下，访天下之美女，采天下之名花。周舍觉得，这主意委实不错。于是，他以做买卖为名，出了郑州。生意做得怎样，他倒不怎么上心。反正是苏州、杭州、金陵、西安、太原……他都玩了个遍。白日里赌钱斗鸡，黑夜里依红傍翠。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周舍玩兴不减。手下的小厮多次提醒他：少东家，咱们也出来不少日子了，是不是该回去了。说得周舍好心烦。后来一想，回就回吧，在家呆几个月，再出来散心。

在返乡途中，周舍路过汴梁城。双脚一踏上这块土地，周舍的眼睛便不够用了。他东瞧瞧、西望望，深深地被眼前的繁华胜景所吸引。所以，也就顾不上什么生意不生意，买卖不买卖的，索性找了一家客店安顿下来。之后，便在街面上游荡起来。他原本就是花花公子，来到了这花花世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看够了杂耍听唱曲，听够了小曲，便跑到风月场中与一般姐儿打情骂俏。由于这周舍是风月营中的老手，很有一套虚情假意的手段，自己又有的是钱，出手也十分大方。因此，不但哄得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姐儿围着他团团转，就是那些开妓院的老鸨儿，一看周舍来到，更是眉开眼笑。财神临门，哪敢怠慢，忙不迭地着下人端茶送酒，热情款待。这样的生活，使周舍颇有些飘飘欲仙、乐不思蜀了，把要回郑州的念头，暂且抛到了脑后。

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洛阳城里，有一个年轻的秀才，名叫安秀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曾中过进士，但因官场黑暗，便辞官不做，乐守田园。他的母亲，也是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安秀实从小生活还算殷实，又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但不幸的是，一场战火烧来，使得他父母双亡。父母留给他的，没有什么值钱的财富，只有一卷一卷的诗书。安秀实就是读着这些诗书长大的，以后又考中了秀才。在当地来说，他也算得上是一位饱学之士了。随着时光的推移，安秀实已然二十多岁了。眼见得家境日趋贫寒，如此碌碌一生，也非长久之策啊，大丈夫须以功名为重。想到这里，他便有了上京赶考的打算，以便寻求一条安身立命之计。

于是，安秀实变卖了家中稍稍值点钱的东西，让老仆看管房屋，自己只身一人上路了。不几日，他来到了汴梁城中。汴梁城的热闹和繁华，使他惊讶，使他好奇。想想考期尚早，何不借此机会，浏览一下故都的风光呢！于是，他寻了一处便宜的客店，住了下来。可是，安秀实的囊中实在是不甚宽裕，没过多少日子，那点可怜的盘缠钱就花去不少了。店掌柜见安秀实是赴京赶考的举子，说话和气，老实巴交的，一副文质彬彬的穷君子之态，便指点他，何不给勾栏院中作艺的哥儿姐儿们写个词、度个曲，也好换几个钱花。安秀实想想，也只得如此了。于是，他便编起了唱本，写起了歌词，一方面应付在汴

梁城的一切开销，另一方面，他还想把上京的川资备得充足一些。在闲暇之时，安秀实便拿出自己随身所携圣人的诗书阅读，想着来日好风凭借、可上青云的日子。

一天下午，安秀实又拿着写好的新曲来到了他常去的那个勾栏院。鸨儿和那几个熟识的姐姐们见安秀实到此，都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安秀实坐下后，发觉这里显得与平日不同，格外的热闹。那老鸨儿看出了安秀实的一脸狐疑，便对他说：

“阿拉坦县令准备给他的母亲做 60 大寿，招我们去演几折场面大些、热闹一些的杂剧。我们这里人手不够，特地请了别的院中的姑娘们帮帮忙。”

“一个县令为母做寿，干什么要这么铺张？”安秀实不解地问。因为他好像记得，这位阿拉坦任职之地，并不在汴梁城里，而是在离汴梁 20 里外的一个县城。

“秀才，这你就知道了。你知道阿拉坦的爷爷是谁吗？就是大名鼎鼎的、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 40 多年的大将军木华黎呀！”

“哦”。安秀实恍然大悟。他当然知道这位功勋卓越的将军，还听说这位木华黎生前所憾就是“第恨汴京未下耳！”怪不得他的后辈要在这汴梁城中如此张扬了。

这时，小丫环献上香茶。走了这半天，安秀实着实有些渴了。他端起茶杯，刚刚喝了一口，突然，一阵呜呜咽咽的箫声传来，只听一个女子随着那箫声唱道：

“驿路西风冷绣鞍，
离情秋色相关。
鸿雁啼寒，枫林血染，
望夕阳旅情无限……”

啊，是谁？这么快就将自己的新词配之箫管，曲调还如此悠扬清婉，颇有绕梁不绝之感。安秀实抬眼望去，只见有个穿橙色衣服的少女，正轻启朱唇，站在那红氍毹上。那呜咽凄婉的曲调，便是从她那樱桃秀口中传出的。

随着一声“好啊……”的喊声，安秀实仔细端详着这个少女。只见她生得娇小灵巧，鹅蛋形的脸上红扑扑的，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远山般弯曲的细眉之下，有一双梦幻般忧郁的大眼睛。小巧的鼻子，樱红的嘴唇，一头浓密的乌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顶上以一翠环束住，向后挽成个发髻。绿鬓边上，戴着一朵珠翠。安秀实不由得看呆了。他觉得，这少女的举止神态清丽绝俗，不大像一般行院人家的女子。

“姑娘们，先别忙唱这些离愁别恨的小曲了，咱们还是先排戏吧。过几天，就得去阿拉坦县令府上去演呢。”这老鸨儿招呼着众人。

“是的，妈妈，我们马上就排。”这时，一个穿一身雪白衣服的姐儿应道。随后，就叫众人各就各位。

“是，盼儿姐姐。”

这位叫盼儿的姑娘俨然一副教坊班头儿的模样，开始与大家一起商量戏目，随即分派角色。众人也都非常听话地服从她的指挥。

也就在这时，窗外忽然淅沥淅沥地下起雨来了。安秀实暗想，不妨等雨停了再走，顺便也好看戏。于是，他便坐在一旁观看起来。所排的戏文是哪几出，安秀实倒没怎么留意，只记得有什么“太平春宴”、“寿山福海”、“群仙赴会”、“瓜瓞绵长”、“蓬岛仙圆”等热闹、吉祥、喜庆的场面。那些姑娘们的演技如何，安秀实也没有过多的在意。他的那双眼睛，从始至终

就一直追随着那位橙衣姑娘的妙曼姿影。安秀实觉得她那优雅的姿态，可说是如云出岫，如珠在盘。又如同在烟雨濛濛中翩然起舞的凤凰，使人颇生飘飘欲仙之感。看着看着，安秀实似乎忘记了一切，他深深地被这少女的舞姿所陶醉了。

“哗哗哗……”两个多时辰过去了，雨不但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这雨声，将安秀实从神仙境地拉回到现实之中。他猛然想起，下午原说要与一个文友约会，他让文友到他住的客店找他。安秀实临走时，已交待过店家，倘若有人来找，请稍等一下，自己去去就回。可是，自己到这里之后，却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他站了起来，望着窗外。窗外，依然雨声不断。安秀实有点着急了，走到门边，来回踱着步子。安秀实向来是个讲信用的人，既然已与人约好，就不应该失信。可现在，雨这样大，如何出得去门？

“秀才敢是想要回去了么？”

安秀实的心里正在起急，一个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安秀实回头一看，却见那橙衣少女正站在自己身后。他忙转过身子，只觉得自己的心口突突直跳。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少女的问话，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

“就请秀才先用奴家的雨伞。”说着，将伞递了过来。

安秀实忙双手接过雨伞，万分感激地谢过姑娘之后，说道：

“敢问姑娘芳名，仙居何处？小生来日也好奉还。”

“奴家名宋引章，就在城东南的红杏院中住。”

第二天一早，安秀实便借着还伞之故，来到了红杏院中。一进院，宋引章的母亲宋妈妈便迎了上来。待秀实说明原委，宋妈妈便领着安秀实来到了宋引章的闺房之中。

就这样，安秀实结识了宋引章。刚开始，安秀实还有些不好意思。而后来，引章的美貌和灵气，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秀才，使之魂不守舍。若是几天不见引章的面，他就觉得饭吃不下去，觉睡不安稳。只要与宋引章在一起，安秀实就感觉到自己才思如泉涌，妙笔可生花。他为引章写了不少新词曲，然后将之谱以宫商。在引章一展歌喉之时，安秀实在旁吹着玉箫，还时不时地用脚尖踏地打着节拍。

安秀实发现，宋引章不但年轻貌美，性格温柔，而且聪明伶俐。无论多么难学的曲子，她只要听上一遍，便能演唱。特别是她唱起伤心的曲调，那嗓音自然便显出一般哀婉悲凉，催人泪下。另外，宋引章那一手丹青，更是妙不可言。每当她挥毫作画时，安秀实总是忍不住要在她的画上题诗作款。闲时，二人或对弈，或弹琴，或射虎，或拆字。至于作那顶真续麻式的迴文诗，就连安秀实这圣人门下，也似乎是要略逊一筹了。偶尔，宋引章也在灯下做些剪裁、刺绣之类的女红。这时，安秀实便坐在她的对面，看点诗书文章。

在这琴瑟相调的温柔乡中，安秀实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时，他竟将那功名利禄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财拿了出来，朝朝暮暮地在宋引章身边厮守。后来，安秀实竟对宋引章提出，要娶她作妻子。但是，他说了几次，宋引章都没有吱声。安秀实暗想，是不是引章不喜欢自己？但是，凭着第六感官，他很快否定了这一想法。可是为什么引章对自己几次三番的请求却报以沉默呢？

每当安秀实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店房中，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失去了什么。这夜，安秀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他索性起来，披起衣衫，静坐在窗前。“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说的话果然不错。此时，安秀实正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一轮明月出神，他想起了自己离别不久的家乡。可家乡的二老均已不在了，想谁呢？他在想自己的身世。少丧双亲，家道败落，可说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自己这次离乡的目的，本是为了求取功名，以振门庭。现在，老天作美，使我遇到了宋引章这位温柔美丽的姑娘，我就应该娶她作妻子，美满地生活下去。然而……安秀实想到自己目前的状况，不由得摇了摇头。他也想到了为什么宋引章对他的求婚报以沉默的态度了。作为一介书生的安秀实，大概只有上京赴试了。想到这里，他决定，要找宋引章好好地谈一谈。要将自己的抱负，说给这位他自认为是知己的宋引章听。

三

“引章，嫁给我吧，我一定使你快乐。将来，也一定使你幸福。”

红杏院中，宋引章闺房的绣榻前，安秀实与宋引章正挨肩坐着。安秀实拉起了宋引章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之中。那手，细长长、白嫩嫩的，手指宛如玉葱一般。安秀实不由然攥紧了这双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宋引章那娇美的面庞，眼神之中，流露着期望、企盼……

一抹红云，掠过了宋引章的双颊。只见她晶亮的大眼睛中，闪过几缕忧伤。随即，便将头深深地垂了下来。

这座红杏院，是宋引章的母亲宋妈妈经营的。这母女二人，原都是好人家的妻女。无奈引章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宋妈妈带着小引章无依无靠，最后实在难以为生，不幸沦落风尘。但得有一条路可走，作母亲的都不会将女儿推到这莺花寨中。时间推移，岁月流逝，宋妈妈年老色衰，一度车水马龙的红杏院，终于也“门前冷落车马稀”。为了生计，初长而成的宋引章女承母业，被迫也当起了“莺花寨主”。这红杏院，从此又热闹起来。

宋引章虽身在妓馆，却心向良家。她早就腻烦了这种遭人凌辱和蹂躏的倚门卖笑的生涯，跟母亲说了多次，闹着要从良，正正经经地做一个好人家的妻子。宋妈妈原本就觉得对不起女儿，对女儿这种急欲从良的心境十分理解。但她毕竟

是过来之人，饱经世情的冷暖。因此，她常劝女儿，从良之事要从长计议，切不可性急，一定要看准人。千万不要嫁给那些朝秦暮楚的纨绔子弟，毁了一生。

在宋引章接待的客人之中，她对安秀实的印象应该说是挺好的。她觉得，安秀实绝不是那一般浪荡嫖客，他对自己的感情是真心实意的，且为人忠厚，脾气又好，又有学问。

宋引章清楚地记得，有一回自己偶有小恙，安秀实得知，立即风风火火地跑到红杏院中来看她。后来，又跑了好远的路，请来了郎中。待郎中诊完了脉，开了药方，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安秀实不顾自己没有吃饭，又去敲药铺的门，抓来了药，又亲自熬好了，将药汤倒在了碗中。待那汤儿晾到不凉不热之时，他轻轻扶起了躺着的宋引章，将那药汤一勺一勺地喂到她的口中。药汤是苦涩苦涩的，但此时，宋引章却觉得心中热呼呼、甜蜜蜜的。

然而，宋引章也深知安秀实家境贫寒。因为这，她对安秀实的多次请求才踌躇再三，犹豫不决。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慎重为好。

宋引章甚至还征求过妈妈和自己的结拜姐姐赵盼儿的意见。宋妈妈倒是挺喜欢这位老实厚道的秀才，但却担心女儿跟了这秀才，怕吃不了这份清苦。故此宋妈妈说，最好等安秀才赴京取了功名，再议此事。而赵盼儿，也就是安秀实初会宋引章时，见到的那个带领大家排戏的白衣女子，倒是十分赞同这件事。有一次，还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要当个月老，让引章妹子和秀实妹夫好好请请她。

“引章，相信我，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决不让你过苦日子……”